

苏东坡演义

宁业高 宁耘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I

宁业高 宁耘

苏东坡演义

074801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润生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东坡演义/宁业高等编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2

ISBN 7-5060-0476-3

I. 苏…

II. 宁…

III. 史传小说-长篇小说-章回小说-中国

IV. I247.4.

苏 东 坡 演 义

SUDONGPO YANYI

宁业高 宁 耘 编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1

字数:23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11.00元

人壽年

東坡居士

卷之八

卷一

卷

西漢紀三十八

龍溪稿卷之四



宁业高绘

目 次

第 一 章	仁宗从谏立皇储 赵曙登极用名士	 (1)
第 二 章	夫人命归黄泉路 小姨身入苏家门	 (11)
第 三 章	王安石立朝变法 苏子瞻执疏论政	 (23)
第 四 章	初上书皇帝动意 屡抗言执政滋怒	 (31)
第 五 章	受诬劾出判丽都 缘同胞伴行颍川	 (40)
第 六 章	侔杭州郡民颂德 游西湖情女献曲	 (50)
第 七 章	通守判艺妓出籍 夫人聘少女入侍	 (58)
第 八 章	门吏进献流民图 宰相出知江宁府	 (65)
第 九 章	奏章为赈济灾民 赋词因缅怀亲人	 (73)
第 十 章	移官巧娶范氏女 守职奋保徐州城	 (81)
第 十 一 章	衔诏令南下湖州 遭弹劾北上乌台	 (89)
第 十 二 章	诸御史藏奸逼供 众大臣冒罪疏救	 (98)

第十三章	送銚台狱传遗书 问疾后官讲故事	(107)
第十四章	死里逃生滴黄州 黔驴技穷别计谋	(117)
第十五章	逢善友难中无忧 纳美妾祸后有喜	(128)
第十六章	滴臣无端被谣逐 天子有意用人才	(137)
第十七章	庐山题诗遇狂僧 金陵系舟晤名相	(145)
第十八章	羁旅失子暗弹泪 归耕安家初开颜	(155)
第十九章	君实荐举起登州 太后庇荫归朝廷	(166)
第二十章	议政力驳司马光 题诗漫和王安石	(175)
第二十一章	灵堂前戏言结怨 便殿内垂泪聆训	(186)
第二十二章	善属对折服辽使 畏攻伐再莅杭州	(199)
第二十三章	因问对名妓削发 缘奸情淫僧斩首	(208)
第二十四章	承皇恩复入翰林 避党祸旋出颍州	(218)
第二十五章	察元稹请免积欠 除民害判罢花会	(226)
第二十六章	宣仁升遐政骤变 侍郎抗言职即落	(236)
第二十七章	熙丰党再呈淫威 元祐臣尽驱流放	(245)
第二十八章	谪惠州故友反目 流岭南美妾疾亡	(255)

第二十九章 小诗吟闲传岭北..... (267)
老躯投荒浮海南

第三十章 一哀中宫云初散..... (280)
九死南荒人终归

尾 声 一代明星一时陨..... (292)
千古奇人千秋名

第一章 仁宗从谏立皇储 赵曙登极用名士

赵云崧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此话至理，诚然信然。中国数千年文化史孕育出了无数俊秀雄杰，一代有一代的才人，各朝有各朝的明星。北宋中期，眉山苏洵与儿子轼、辙，皆以文章名世，时人目为“三苏”。有民谣云：“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这是极言眉山集天地精气草木灵秀而孕育出这盖世俊杰——苏氏父子——老苏、大苏与小苏。

苏氏文章擅天下，“大苏”尤殊。神宗皇帝尝读其文，竟致废寝忘食，赞不绝口，“奇才，奇才，真乃奇才也！”有人将轼方比李白，神宗道：“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此仅就才学而论，且其生平之曲折自孔圣人不比，情趣之丰富当屈大夫莫至，性格之刚正则靖节先生所不及，人品之伟大似诗圣杜甫所难到，交谊之深广不短刘皇叔之度，智慧之聪睿不次蜀丞相之衡，审事之理性可与大唐明相魏征齐座，办案之明断可与一代青天包拯同堂……诗、词、文、赋、书法，皆可圣称，骑猎、制作、酿造、鉴物、工程设计……均能神话。

赵宋一代明星，神州千古奇人；

生前多有奇遇，死后频传奇闻。

欲知苏轼人事，本书自有表述，读后便明梗概。本书虽名为演义，但又别于一般的演义、传奇。苏轼生平事迹，遍闻闾里，妇孺皆知，岂敢任意编排？本书以正史为骨干，务求确凿。虽杂之稗史、笔记、小说所辑轶闻和民间传说，亦均加以勘核辨正。纵使故事奇特，绝非臆造；情节神异，亦未虚妄。仿若苏轼绘墨竹，拔地而起，株株皆有来历可寻。既别章目，少不得剪裁取舍；谓之小说，免不了铺张渲染，倘若见些枝叶虚构，然终不害史实骨架，毋更于人物形貌。本书希冀让史家见史，说客见事，诗人见诗，资老者鉴史事，裨少年识古贤。只缘作者识局浅薄，敷陈罔既，笔舌难周。但愿专家学者、才人贤士，不吝赐教，自然不胜感激。

却说阅览中国史书，方至唐季，一片兵戈扰攘、烟尘弥漫的景象便扑面而来。这个时候，李唐运祚已尽，皇室衰微，王纲不振，政权旁落，天下纷乱。凭他何等人儿，都见势窥局，伺机跃动冲突起来，彼此争夺，相互逐角，雄长一时一地，竟而抢龙椅，做帝王，占山头，称土皇，把个好端端的一统九州，扯得支离破碎，践得千疮百孔，做成了所谓梁、唐、晋、汉、周、吴、吴越、南唐、闽、楚、荆南、前蜀、后蜀、南汉、北汉这五代十国的局面来。大约六十年间，天闭地倾，兵燹连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再往后看，赫然跃出四个字来，令人悚目惊心。众所周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用人心、兵威、权谋、天时与意志铸就的“陈桥兵变”。叙说的即是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称帝的故事。有好事者咏此事，诗云：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又诗云：

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这桩历史公案，当时议论窃窃，后世评解纷纷，多有书载册记，这里恕不详表。却道赵匡胤既登极称帝，即改国号为“宋”。于是，赵氏子孙传继，延历十八主，计治三百二十年，演绎出蜿蜒曲折的“两宋”历史。

被尊为太祖的赵匡胤坐了十七年龙椅，即为弟弟光义取代，是为太宗。太宗在位二十年，乃由子恒接玺，庙号真宗。真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传位于子祯，史称仁宗。

单表这仁宗赵祯，十三岁登极，君临天下四十年来，恭俭仁恕，政宽刑简，世面堪称繁盛，边夷可谓安定，赢得中外赞美，臣民歌颂，都道是幸逢仁德天子，遇着了太平岁月。如今，仁宗已年过半百，瞻今忆昔，百事诚可自慰，于心惟有一件忧伤，就是曾生有三子，曰昉曰昕曰曦，都相继夭殇，眼下膝前无嗣，着实不堪后顾。皇后曹氏以下，张美人、周美人、苗才人、冯都君及诸妃列嫔，谁个不知皇上求子心切，巴不得旦夕给托出个玉孩儿来，可偏人人花容月貌，却都有身难孕，无不目愁眉锁，颜敛容收。这曹皇后系开国功臣、拓疆元帅曹彬的女孙，最是宽厚贤惠不过的，虽芳心憔悴，偏能克己为仁，常常以温言柔语润慰龙心，并时时婉言相谋，法子也算想尽用绝，却终不能济事。仁宗面对内官，不禁长嘘一声，全都叫他失望，自然心灰意冷，遂展目远眺，命遣宫外采选，择得良女十位，号为“十阁”，满怀信心，一一召幸，甘霖雨露，巴望秋收。不意年事已高，躯骨已虚，岂堪那日里国事烦恼，宵夜玉体磨损，渐有头晕目眩、失眠减食诸症发生，终于一日，龙体卧床不起，数晨不能视朝，众臣忧惧，交口呼急。然而，辅臣近侍谁个不晓皇上患疾，主因忧嗣求子。眼下若议建储，那不真个是：

愈是痛心症结处，偏用利剑犀刀伤？

满朝忠直大臣，个个是亟欲言而难启口，唯宰相文彦博深知此事关系国脉社稷，乃视为己任，欲冒龙颜强谏。一日入内问疾，乘间请立储君。仁宗身卧病榻，心明臣意，知不可拒谏，遂随声应气，然终不闻传旨制诏，实为敷衍。幸得曹皇后日夜守护，殷勤调理，仁宗才渐渐复康。仁宗既已视朝，中外便稍些见安，建储之事也就寝议不提了。

这日又是早朝，百官拜呼万岁后便各自归列，独一臣跪地不起，口呼陛下，“臣冒死奏请一事”。仁宗闻声，略启龙目，见是知谏院范镇，便心下坦然了许多。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身为言官，见仁宗天性宽仁而言事者竟为激讦，因独务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则阔略不言。故仁宗见是他要奏事，必关国政民生，便准他进奏尽言，不料他开口便是再议建储，且一反常态，色峻辞犀，朗声奏道：“皇太子乃国之根系，太子未立，即根本未安。建储之事，迫在眉睫。陛下龙体康复，自是国民之大幸，若因此而议建储，臣不敢安寝。忧此事久拖不决，必将酿造苦酒，不堪饮食。陛下以社稷为重，大义领先，果速建储，乃国之幸甚，民之幸甚！”

仁宗闻奏叹息，含泪相谕道：“卿所奏请甚是，朕知卿是忠心。然朕总想亲生一子，所以建储之事，当再等二三年，卿不必急急请求。”

范镇不以为然，退朝之后，仍奏请不已，连续上章十九，待命百日，须发都急白了许多。范镇意志坚笃，仁宗无可奈何，只得罢他知谏院，改授纠察刑狱的职务。

范镇被罢，更激千重浪。宰相富弼、文彦博、王尧臣，殿中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翰林学士欧阳

修，许州通判司马光等，又相继奏请。仁宗皆听不进，且因包拯奏请最力，也被出知开封府。后来，文彦博老病辞职，富弼丁母忧守制归居，遂进用韩琦同平章事。

韩琦，字稚圭，在庆历新政时期，曾历任枢密副使、经略安抚使、招讨使等职，颇有直名，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同杜衍、富弼等人一起，革旧维新，只因保守派的攻击，随即夭折。今日，仁宗又授国柄与他，要他辅佐。可他一入朝，即见仁宗，又议建储之事，奏道：“皇嗣的建立，关系天下的安危。自古皇家发生祸乱，都是由于未有早些立定皇储。陛下无亲生皇子，何不选择宗室中贤明的立了，以为宗庙社稷计呢？”

仁宗好言解释道：“闻后宫有孕，待分娩后再议吧！”

韩琦闻言无奈，只好闭口不提。喜讯报知，哪料满望弄璋，实为弄瓦，生下一位公主。韩琦遂承群臣之意，怀《汉书·孔光传》进呈，且奏道：“汉成帝无子，便立皇弟之子为皇子。汉成帝不过是个中庸的君主，他尚能如此，何况陛下哩！太祖皇帝手定天下，却肯将帝位传给弟弟而不传给儿子，陛下何不效法太祖，择立宗室为嗣呢？”

仁宗仍然不决。不久，包拯被召复御史中丞，遂会同新任知谏院司马光与韩琦、吕海等人，连章固请，词极剴切，终将仁宗感动，允许建储。

仁宗将立谁为太子呢？众臣窃窃私语，拭目以待圣旨。其实，建储之事，最急最忧的莫过于曹皇后。她深居后宫，却见识广远，于此事早有所思。她见仁宗体质亏弱已甚，就是治愈复康，料也难得子息，当早于宗室中，择取一螟蛉子，作为皇储。便借以深宫寂寞之由奏请仁宗，选择了太宗嫡孙允让的第十三子宗实，迎养于宫中。允让乃是仁宗堂兄，亦曾被仁宗之父真宗养

074801

于禁中，待仁宗出生后，方才还邸，后封汝南郡王，官至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冬薨逝，谥懿懿，追封濮王。其子宗实，由曹皇后亲手抚养长大，素为仁宗喜爱，仿佛亲生一般。宗实酷似其父，天资浑厚，外庄内宽，夙有潜德，向以孝亲著闻，局量尚弘远，性情亦谦和。自议立储君以来，仁宗便意属于他，今既决定立储，便即下诏。此时，宗实正居庐守制，行子之孝，见诏立为太子，竟上章十余次，固辞不拜。其记室周孟阳不解，私下询问道：“殿下不肯受命，竟为何意？”

宗实回道：“非敢邀福，实欲避祸哩！”

周孟阳劝释道：“今皇上屡次传诏，殿下固辞不受，倘若中官别有所奏，转启嫌疑，殿下能得宴安无患吗？”

宗实听言始悟，适仁宗再次降旨，便受命入宫，立为太子，赐名曰曙。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驾崩，享寿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一年，改元九次，为“两宋”享国最久的皇帝。

仁宗驾崩之夕，曹皇后不免一场痛哭，转思大悲莫济于亡君，长哀无益于国祚，即传令将宫门钥匙尽收自己身旁，坐待黎明，亟召皇太子入宫，并传韩琦、欧阳修等人进内，共议嗣位事宜。

皇太子入宫，先哭灵堂，既毕，便欲退去。曹皇后即传仁宗遗诏，命皇太子即位。

皇太子惊而辞谢道：“曙不敢为。”说罢便退。

韩琦上前掖留，以好言劝道：“先帝遗诏，圣母懿旨，不可不从！”

于是，皇太子遵制即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年号曰“治平”。

英宗虽为人主，然每呼命臣下常称官不称名，谦和仁柔，因

此中外称为贤君。用人治吏，尚古制，法先王，听臣言，自己有所思，臣下有所奏，皆必问朝廷故事，是否所宜。英宗早在藩邸即闻一人之名，于心十分赏爱，如今既登极为帝，亟思擢用于左右。此人是谁？他就是那个科场夺魁，名满京汴，为仁宗嘉誉为宰相之才的苏轼。

苏轼系何许人，竟得皇帝赏识如此？苏轼，字子瞻，因排行第二，又字和仲，一字子平，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眉山县城内纱縠行苏家老宅。向来非常之人，生小就异于常儿。这苏轼禀赋优异，聪灵绝世。八岁入天庆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书，童子百人，其学业最优，殊博老师奖誉。后来同弟弟苏辙由母亲程氏教授。程氏是位知诗书明大义妇女，有次给二子讲《后汉书·范滂传》，东汉有个名士叫范滂，极力反对宦官专权误国，因闻朝廷大逮捕反对者，知自己不可免，他无所畏惧，便与母亲诀别，主动前往投案。范母因慰道：“既得美名，又求长生，是不可兼得的。你今得与贤士李膺、杜密齐名，死亦无憾。”范滂便含笑别母，昂首而去。程氏讲到此处，激动不已，目闪泪光。苏轼昂头问道：“轼若为滂，母亲能赞许吗？”程氏爽声应道：“你能为滂，我为何不能为滂母呢？”苏轼听母亲此言，十分感动，宣誓般地对母亲说：“母亲的教训，是做人的道理，儿铭记在心，无论今日太平之时，还是未来遇着纷乱之世，儿当为国为民效力，于理于义捐身。虽不能效秦王李世民用一骑马、一杆枪荡平天下，但可以口舌笔墨做一番事业。”遂奋厉有当世志，学业更长进日见。其父苏洵，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通六经百家之说，偏偏官运不佳，场屋失利，科试屡屡败下，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于家中一面著书，一面课子。一日命二子作《夏侯太初论》，这夏侯太初是三国魏的重臣，时逢司马师继其

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自命为大将军。夏侯太初因参谋推翻司马师，事泄被捕。他临斩时，竟面不改色，举动自若。又传说太初平素就处事镇静，他依柱作书，大雷霹雳毁柱，其衣焦然，仍神色无变，作书如故。今日苏轼受命论太初，只略作酝酿，便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因论道：“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假人之感觉的本能，反衬太初异常的禀性。此大出苏洵意外，拊掌称赏不已。父母纵然无奢望，兄弟却是有雄心。苏轼十三岁那年，与弟辙到城西社从眉州教授刘微之学习。刘师得暇赋《鹭鸶诗》，其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轼从旁窥见，觉得末三字下得不甚妥帖，遂谓老师道：“先生诗佳矣！”刘师闻赞点头含笑，回头看抚学生，不料苏轼凝目透神，接着说：“然学生窃疑断章无归宿，何不改为‘雪片落蒹葭’呢？”刘微之闻语大惊道：“我非你师也！”嘉祐元年，礼部秋试，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同榜中举。轼所著《刑赏忠厚之至论》，最为精采。主考官欧阳修读后惊喜汗出，激动地对同考官称道：“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复试《春秋》对义，轼居第一。仁宗殿试，赐进士及第，亦赐苏辙同进士及第。二子齐登科，乐得苏洵戏嬉而歌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中举后，欧阳修特加奖拔，命门生晁端彦去与苏轼订交，到处为其延誉，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文坛将属于苏轼了。还荐轼见谒当朝辅臣名流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人，所到之处，皆以国士厚待，轼名因之大振。真是：

读书想前辈，每恨生不早，
纷纷少年场，犹得见此老。

由于轼、辙联名高中，加之社会名流荐举苏洵，于是，“三苏”之名，热噪京师，传遍朝野，士人皆知。苏轼又得欧阳修等推荐，顺利通过“制科”考试（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话说回头，今日苏轼凤翔签判任满归京，正待试听选。英宗便想以唐代用李白的故例破格召苏轼入翰林侍草诏命，不料首遭宰相韩琦反对，谏限以近例，并谓英宗道：“用人须当循序渐进，不可骤然晋升高位，好让慢慢磨炼才智性灵，于国于士双利。苏轼高才，乃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望朝廷进用他，至时，朝廷再取而用之，则中外人人便无异议了。若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反倒足以累了他哩！”

英宗又道：“知制诰既不可，且授以修起居注，可以吧？！”

韩琦又对道：“修起居注，实与知制诰为邻，亦不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一接近陛下的职务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

英宗素知韩琦固执难拗，且所言又入情至理，也就颌首许了。因道：“那就先这样吧！卿去下诏便了！”

韩琦又道：“陛下，授以馆职，依制先得试诗赋各一篇，合格后方可下诏哩！”

英宗见韩琦如此推挡，真有些不耐烦了，反诘道：“不知人之才识，自当需试。这苏轼又何必试呢？”

韩琦知皇帝爱才之心，更明朝廷用人之制，便耐心慢谏：“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有人荐举，并且经试合格，而后除职。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弼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

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悬辞，仁宗皇帝方特诏试策论各一。苏轼擅诗赋，何忧其失呢？”

英宗倒果断起来，爽朗对韩琦说：“卿既言轼擅诗赋，何必拘泥旧制，偏要试诗赋呢？朕以为轼当亦免试策，可试论便了。”

韩琦道：“自古以来，只能以章法规人，不可因人废章法。陛下岂能因赏拔苏轼而忽略用人常法呢？”

君臣正争辩得难分难解之时，近侍忽报参政求见。英宗闻报心喜，即命道：“快请参政进来，朕正有话同他商量呢！”这正是：

争辩座上有宰相，报闻殿前来谋臣。

欲知来人系谁，引出事故甚样，下章自当分解。